



雪

雪 笠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ESIGNING GROUP

海峡书局

雪

雪笠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海峡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 / 吴青科著. — 福州: 海峡书局, 2015. 4
(闽水泱泱: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丛书)
ISBN 978 - 7 - 5567 - 0076 - 9

I. ①雪…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7166 号

责任编辑: 任 捷

雪

著 者	吴青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网 址	www.hcsy.net.cn
邮 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67 - 0076 - 9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一

相对于中原而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福建都是开发较迟的区域。然而,经过唐、五代的发展,至北宋、南宋时期,随着文化南移,处于东南海疆的福建在文化投入方面令人注目,整个宋代福建就出了五千多位进士。宋代的福建文化处于崛起的状态,州县学、书院的兴办,科举的发达,刻书业的繁荣,让福建一时文化精英荟萃。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就是今天的武夷山人,南宋著名词人张元干、刘克庄也是福建人。时间发展到近现代,冰心、庐隐、林徽因、郑振铎、高士其等闽籍作家影响广泛,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得住考验的“长销书”,用今天学术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许多作品都“经典化”了。

我无意过分强调福建的灵秀山水对孕育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不可替代作用。地域文化的某些特征有时能让人发挥天赋,有时则制约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我只是说,从福建这片碧水青山走出来的读书人,他们对世界的思考,他们的审美创造,随着近代伊始“放眼看世界”的时代潮流不断涌动,表现出地域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的消化、融合大于冲突的特征,同样,他们的审美书写,既有博大的胸怀,又不乏细腻的精微。而这些特点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创作文库的诸多作品中,亦能得到有力的印证。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培养的学生相当部分已经是福建省语文教学的骨干教师,培养优秀的师范类大学生无疑是教学方面的重点。同时,不少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也走上了大学教育、文化传播或行政管理等岗位,

与师大文学院有着学缘关系的各类人才活跃在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他们的工作在毕业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有些能力的不断强化依然是他们的共同点:一是能写,二是能说。

如果是一位语文老师,能写意味着老师的下海作文要能为学生作出示范,示范性意味着难度性。语文老师的高素质表现之一就是老师写出的文章学生不但能服气,无论是议论文还是记叙文,而且具有带动、启发的作用。近在咫尺,且与学生形成教学共同体的语文老师若“能写”,其为“班级订制”的作品通常能发挥教材上的文章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如此,文学院的学生写诗歌、散文、小说、随笔,不是一种“业余行为”,而通过写的“游戏状态”达到写的“专业状态”。这是因为这种“游戏之写”,不是通过必修性的学分制度让学生受约束,而是通过鼓励性的氛围创造来推动进步。一位学生只有通过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才会有耐心琢磨自我情感如何通过文字获得有效而别致的表达,一个运动员光看教学录像无法成为运动员,只有参加训练和比赛,才可能锻炼体魄,习得技术和战术。文学院从2009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文学创作大奖赛,获奖作品汇编成正式出版物,展现学生的创作才能,通过“作品会操”提升创作水准,检讨作品得失,活跃创作氛围。如此持续多届,为形成创作批评与学术研究积极互动之特色打下基础。这样,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今后师大文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从事教师工作,还是当新闻记者,或是从事其他文字工作,不但自己要写得好,更由于自己有了对写作的深切体验,懂得教他人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不是只会用几个既有的概念或术语来敷衍出几则写作方法。能力的培养,许多是习得性的,而不是概念性的。方法的“懂得”不见得会写,从方法学习到应用学习,有一大段距离要去亲自经历,也就是说,写作能力的习得具有不可替代性:只有体验过,受挫过,豁然开朗过,积累了一定量的写作体验,懂得自身的天赋如何通过写作发挥出来,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路径。光说不练,写作体验是不可能达到深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创作文库的出版,对鼓励性的创造氛

围的进一步形成,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其影响也将是长期的。

此次文学院创作文库的推出,其特色除了学生作品系列,更有教师与校友系列。我们知道,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907年清宣统帝的老师陈宝琛创建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的国文系科,是全国较早创办的中文系学科之一。历史上,叶圣陶、董作宾等著名作家曾在此任教。著名的翻译家项星耀也曾任教于师大中文系。创作、翻译、研究、教学,这在诸多现代文学人那儿,多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我们无意倡导高校中文系教师在教学、研究与创作诸方面的全能化,但至少应该欢迎有创作才能的高校教师发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创作不像体操比赛,上了年纪的体操教练很难与年轻的运动员一比高低。创作可类比射击运动,经验丰富的老教练亦可充任赛手,与年轻运动员同台竞技,有时还能获得不俗成绩。此次教师系列与校友系列的创作者,既有名家,又有年轻的教师作家、散文家、诗人,说不上洋洋大观,但济济一堂,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推出在文学院工作以及在外就职的知名校友的文学作品,既是文学院教师群体创作实力的阶段性总结,亦通过作品的共同展示,了解知名校友的创作现状,深化知名校友与母校的学缘纽带联系,构建以师大文学院为出发点的创作共同体,让在校与校外的文学院文学创作者的各种作品,从各个侧面体现文学院历史与现阶段教学的成果性、成长性与标志性。

文学院这三个创作作品系列,从年龄的角度看,也可视为老中青三代的不同生活与思想情感面貌的差异性汇合,他们都与师大文学院有着种种“不得不说的故事”,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在母校生活的各种情感痕迹,当然,这是小而言之。就大处看,这三十年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各种变化与各种故事,然而,无论如何变化、如何不同,这三个系列的创作群体至少有些共同记忆密切地联系着福建师范大学,紧紧地联系着他们共同拥有的中文系和文学院。除了这一颇有趣味的共性之外,他们各自的生活与情感面相更可以让我们激动地发现,我们的同学、教师、校友通过他们的笔,对生活有着怎样的发现,又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

与审美的景象，这犹如一系列的精神橱窗，让我们漫步其中，驻足品味，或会心一笑，或沉思感慨，或退后打量，或移情投入，说一声：“看看，毕竟都是师大文学院的人，他们有些地方太像了。”或是“怎么都是师大文学院出来的人，他们的风格真是千差万别，争奇斗艳。”也许，这正是中文系、文学院应该有的写照，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趣味曾经或现在正走在一起，他们以各自的思想与表达呈现各种看法，同时，又以他们的笔，共同表达对世界、祖国、家乡以及文学艺术的热爱。

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 汪文顶

序二

1988年,我进入福建师大中文系,从那时起,我和文学的不解之缘就开始了。

那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文科楼教室和宿舍楼里永远闪着不愿熄灭的日光灯,紧蹙的额头和双眉,格子簿上黑色的笔迹,一簇簇橙红明灭的烟头,都在暗示着文学风尚在那个时代是多么为人尊崇。我记得,中文系的《闽江》文学社云集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当年的文学爱好者,大多数现在已成了作家、评论家,他们将爱好做成了事业;更多的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中文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在柴米油盐中眺望自己的理想,尽管当年的爱好已默默沉潜到生活的褶皱里,但毫无疑问,我和他们一样,用四年的时光培育了一生的情怀。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判断。毫无疑问,文学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人生和世界,我们在艺术的视距里“看见”从来没有看见到的,这也许就是文学永恒的意义。因此我们说文学是一项不朽的事业,所有曾经和正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们都值得嘉许和崇敬!

热爱文学的方式有多种,一种人以文学创作为终生的事业;另一种人持续阅读文学作品并关注文学的发展,用读者的身份和阅读的力量来影响文学的发展。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莆田一中当过语文老师,经常鼓励和指导学生多写作文,写好作文,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如今虽然沉浮商海多年,但我依旧对文学创作怀有深深的情结。我愿意做后一种人,虽然放下了文学创作,但永远不离开它!

福建师大中文系是一个文学人才荟萃之地,这里有很多优秀的文艺

创作者,有的作品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我也因之受益良多。今天,欣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丛书》即将出版,我非常荣幸能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一方面表达我作为一名中文文学子的拳拳之心,另一方面我也想对那些依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敬意!持续关注福建师大文学院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发展情况,并能有所助益,这是设立“文学创作与研究基金”的初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丛书》的出版不仅是福建师大文学院老师和学生文学创作成果的一次重要结集,更是一次集体展示,它不仅总结过往,更预示着将来。我想,福建师大文学院的文学创作传统也必将因之迈上新的台阶,继续发扬光大!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88 级 林 勤

目录 CONTENTS

序一 汪文顶 / 001

序二 林 勤 / 005

一 / 001

二 / 013

三 / 024

四 / 042

五 / 058

六 / 074

七 / 095

八 / 115

九 / 135

十 / 153

十一 / 170

十二 / 187



某年的春天,阿清再次对拜访那座古老而破落的寺院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循着记忆中的道路前行,一股圣洁而忧伤的潮涌在心里不停地翻腾。前世今生的情缘仿佛永远也无法澄清,犹如一根藤条牢牢地缠绕着他,而他对这种纠缠似乎早已习以为常,甚至甘愿为之付出一切。

这或许就是对那些痴情的男子最恰切的描述吧,他们的内心从未真正平静过,一边于内心享受着美妙的男女之情,一边又面临着种种苦恼困惑,就这样度过了他们平淡的一生。当生命结束之时,有关他们的故事便悄然销声匿迹,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阿清在寂静无人的街道行走,不知何时,天空已飘起柔和的雪花,雪花在阿清周围渐渐弥漫开来,越下越大,夹杂着欢快、哀伤、留恋的思绪充斥着他的内心,整个人仿佛在雪的世界里融化。他走到寺院前时,雪已经下得很大了,四周已被落雪覆盖了起来。

阿清冒雪走进寺院。时隔多年,寺院里的布置已发生很大变化,循着变化中遗留的旧痕,他试图在内心还原当时的模样,与此同时,往事犹如画面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若芬的容貌也顿时清晰可见,依旧娇艳无比。

阿清从寺院右首向里走去,曾经垂柳庇护的林荫道路已经不复存在,被修整为平坦的石板小径,路边栽种着细小的银杏树和雪松。沿着石板小径向里走去,发现原先那片金灿灿的油菜花也已成了中规中矩的花园。当阿清走在曾经第一次见到若芬时所走的那条高低不平的石板小径,试图寻到往昔留下的痕迹时,他又一次失望了,所有能令他想到的有关若芬的事物都已不复存在,连旁边的庙宇也已翻了新。这样的变化更加迫使阿清意识到若芬连同与她有关的一切俱已在时光的变迁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阿清心情沉重地来到殿宇里,双手合拢,跪在佛像面前默默祈祷着,心中充满了思念和忏悔,沉浸于无法抗拒的哀伤中。



在旁边念经的一位年岁大的尼师无意间听到了阿清饱含深情和忧伤的话，不免为他如此深陷情缘忧虑不已，借着殿内微弱的光线，尼师刻意看了看阿清，不禁被他英俊而忧郁的面孔所打动。听到他嘴里说出若芬的名字时，尼师顿时感到惊讶万分。想必这位先生与若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吧，尼师暗自思忖道。

阿清祈祷完毕正欲离去时，尼师叫住了他，说道，先生，你认识若芬姑娘吧？阿清未料到尼师会如此问他，顿时吃惊万分。哦，难道您认识若芬小姐……她人现在哪里？阿清急匆匆问道。尼师听罢连忙合拢双手，虔诚地念叨着阿弥陀佛，不瞒先生，若芬姑娘早已不在人世。得知若芬死去的消息，阿清顿时悲痛欲绝，当着尼师的面忍不住流起眼泪。尼师见他如此伤心，便安慰道，先生请节哀顺变，不要因此连累自己……先生，你可有意去若芬姑娘的居室看一看。阿清点了点头，便在尼师的带领下沿着积雪渐渐掩埋的石板小径前往若芬的住处。

脚下不停地发出咯吱声，雪下得很大，依稀可以听见簌簌的声音，不时会有雪团从树枝上掉落下来。这场春雪下得可真大啊，尼师仰望着灰蒙蒙的飘舞着雪花的天空感慨道，而后依旧默默无声地走着。是啊，阿清内心回应了她的话，由于哀伤未能将话说出声来。

不多时，两人来到寺院角落一处简陋的房屋，房前种植着数株腊梅和一片已经枯萎的菊花。尼师拍了拍身上的落雪，掏出一把钥匙略显费力地将房门打开，请阿清进去。

“这里就是若芬姑娘的房间，里面的物品从来没人动过。”尼师说道。阿清仔细地环视着房间，不禁睹物思人，宛若若芬站在自己眼前，甚至真切地感知到了她的气息，然而两人之间却始终隔着一层难以打破的界限。“先生，想必您是若芬的亲人，若芬小姐的遗物日后就由您来保管吧，这也是她本人的意思……她生前曾嘱托我交给来这里找她的人，十多年过去了，想必那人就是您了……”

尼师将一只落满灰尘的旧皮箱搬到阿清面前，阿清见到箱子便让尼师打开，看到箱子里装的尽是书信。阿清随手从中抽出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书信，打开看了起来，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信中写的正是若芬对他的苦苦思念。

看着信的内容，阿清脑海里顿时浮现出若芬显得平静而妩媚的脸，却难以想象她心中居然隐藏了如此多的哀怨。阿清不禁为此深深地怨恨起自己，一边暗自责备若芬道，这又何必呢……为何要如此自作自受呢，我有什么资格能够让你

如此对我……阿清不禁因这些蒙上了灰尘的书信泪流满面，内心陡然为若芬的离去感到哀伤欲绝，为她娇美的容颜的逝去哀婉不息。

阿清独自沉迷于那些充满相思之情的书信中，一时难以从中醒悟过来。尼师为他痴情而忧郁的俊美的脸所感动，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便安慰道：“先生，若芬姑娘去世时显得很平静，没有经受什么痛苦……佛祖一定会保佑着她，您也不要为之太过伤心。”

回去的路上，阿清仍旧无法从哀痛欲绝的状态中回过神来，他似乎刚刚才认识了若芬本人，这么多年过去了，竟不知她是如此痴情的人。他不禁意识到自己亏欠她太多，若芬的痴情继又转化为对自己无尽的痛恨。

“她是多么单纯而痴情的人啊……”阿清独自感慨道，“对信中提及的那人又该是多么难以割舍忘却，唯有那些无声无息的书信伴随了她孤独隐忍的一生，她对那些信又该多么的念念不忘……”在阿清印象中，活着时的若芬总是显得平静而单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对她毫无了解，更不会知道在若芬安静的表面下时刻跳动着一颗忏悔的心。

因为内心不可告人的隐秘，若芬在后来的大部分生命中，时常认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当阿清从那些记录若芬真实生命的书信中逐渐窥探到她的内心时，却一时难以理解她这一匪夷所思的感受，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实在难以真正明白若芬为何会如此地固执，尤其是像她那样再美好不过的女子。

阿清后来在若芬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在离开寺院时，他仅仅将这张照片随身带了出来，并将照片一直摆放在书房的书桌上，以便第一眼就能看到美丽迷人的若芬的容颜。每当看到书桌上若芬的照片，阿清满脑浮现的全是若芬的身影。对若芬的思慕之情，因照片鲜活的存在变得愈加强烈，与若芬的生死离别愈加地令他痛心，深深地意识到正是死亡毁灭了这一切。

正值他陷入对若芬的思念时，天赐走进了他的书房。天赐是阿清的养女，阿清对待天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有加，他将天赐安排在自己身边，时时跟随着自己。天赐自知是养父收留了自己，所以一直将阿清视为救命恩人，觉得无论如何都难以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以至对他百依百顺。

天赐走进阿清的书房，看见阿清痴迷地望着书桌上一张陌生女子的照片。由于过于沉迷，阿清丝毫没有察觉天赐已经来到身边，并对自己的神情感到疑惑



不解。

“想必父亲很熟悉照片中的那人，很在意她吧……”天赐望着阿清静默的身影，直觉到他内心里装满了忧郁，忧郁从他侧影里清晰地显现出来。尽管这些缠绵悱恻的情感对于年幼的天赐而言显得有些陌生，但她似乎也在感受着同样细腻却令人难以释怀的情感。

天赐没有惊扰沉迷中的阿清，她离开房间来到庭院里，抬头观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自由清新的气息迎面扑来，她逼真地感受到自己仿佛伴随雪花飞舞了起来，轻盈地徜徉于雪花的海洋里。她闭上眼睛，细细体味着这样优美奇异的感受，全然忘记了整个世界。

在她忧郁的脑海里，突然无缘无故幻现出秋天月季盛开的景象，紧接着她清晰地闻到了月季浓郁的香气。曾经，在秋夜里，她与阿清一起在花园里赏玩，第一次见到了那片鲜艳而质朴的月季花。粉红色的月季在寒霜里依旧显得英姿飒爽，娇艳逼人，看着那些美丽的花儿，犹如游历于美轮美奂的梦境……幻想着这一切，天赐却无可名状地忧郁起来，禁不住流下泪水，寒冷的天气无疑加剧了她内心的哀伤。

阿清从若芬的照片中清醒过来时感到周身的疲倦，他长叹了口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出书房来到庭院见到静静站立在雪地的天赐，看到天赐身上已落了不少雪花。

阿清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天赐似乎没有听见，仍旧无动于衷，直到阿清又喊了一遍，天赐才有所反应，用围巾的一端揩了揩眼角的泪水，转过身看着阿清的脸。“你怎么站在雪地里，没看到正下着雪吗。”阿清关心地说道。“哦。”天赐轻叹道，一边从雪地里走到屋檐下，与阿清并肩站在一起，望着空中片片飞舞的雪花。

晚上，阿清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内心里一直萦绕着自身经历的无尽的往事，屋外隐约传来风雪的呼啸声，呼啸声令他想起朔风肆虐草木凄凄的荒野。他又自然地想到白天时的情景，天赐独自一人站在飘雪里，久久沉迷于不为人知的忧郁中，这些情景在阿清脑海里引起了不祥的预兆和焦虑。

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想立即找到天赐问明情况，然而，当他打开房门见到窸窣的落雪时，内心的焦虑一下子又消逝得无影无踪。他关上房门，重新在床

上躺下，想起明天就是天赐的生日，明天要陪她到集市上游玩，内心里又不禁生出无限快意，于是很快便睡着了。

第二天，阿清和天赐坐着人力车一同去街市游玩，银装素裹的大街上令两人感到像是进入了童话般的世界。

“真美呀！”望着路边冰雕玉砌般的景象，天赐由衷地感叹道。“是啊。”阿清随声附和道，也被眼前的雪景深深吸引住了。他转过脸看着天赐因寒气而涌起红潮的脸颊，发自内心地为她的娇美而惊叹，他突然觉得自己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真的幸福无比，再也没有什么遗憾和痛苦而言。人力车的车轮在布满积雪的街道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路边树枝上飞掠过无数的慌张的麻雀，这一切都使得阿清感觉到世界的真实和美妙。

天赐虽与阿清并肩坐在一起，内心却因谦卑而很少与他言谈，在她心里，阿清一直是她毕恭毕敬的养父，她难以克服对他的敬畏和陌生感。尽管今天是自己的生日，阿清主动提出要带她去街市游玩，但她于感激之余已将自己游玩的兴致和自由忘却了，一心只想着好好伴随着阿清，以免令他感到有所遗憾。

当路边树枝上成群飞掠过的麻雀发出惊慌的叫声时，天赐心里顿时感到痛苦难忍，觉得自己的命运和那些飘忽不定的麻雀一样，在人世间漫无目的地漂泊寄宿，仿佛有意却又无意地来到人世。当她感叹大自然的美好的瞬间，她才将内心的苦恼暂时忘却，感到格外的兴奋。人力车载着两人缓缓地驶进了热闹的街市。

阿清陪天赐逛了许多商店，天赐在阿清的一再要求下才买下了一条枣红色的围巾，阿清当即将围巾给她围了起来。围了新围巾的天赐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阿清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看着天赐俊美的模样，阿清觉得在她身上有着某种东西影响到了天赐，黯淡了她的美。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发觉天赐身上没有什么饰物，于是他当即决定给她买件饰物，紧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想起并决定将若芬曾经用过的一只发卡送给天赐，佩戴在她的秀发上。他一时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有如此的念头，但这样的念头来得迅速而坚定，或许过于思念若芬的缘故吧。于是他对天赐说要送她一支精美的发卡。

回家的路上，天赐遇见了老师薛静曼，两人一见如故很是开心。天赐急忙从人力车上跳下来，还没等薛静曼开口说话便拥入她的怀里。而后，她将薛静曼向



养父做了介绍后,便让阿清独自一人坐着人力车回家。

人力车在布满泥水的道路上缓缓前行,不一会儿便消失于街市。天赐挽着薛静曼的手臂与她边走边聊,从热闹的街市转入一条僻静的向前倾斜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是薛静曼执教的学校,学校位于低矮的斜坡上。

薛静曼将天赐领进自己的宿舍,让她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并为她沏了一杯浓茶。天赐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窗外堆满积雪的斜坡,心神不知不觉地飞散开来。薛静曼蹲在煤炉前调了调炉火,然后搬了一把藤椅过来与天赐坐在一起,目光同样投向了被积雪覆盖的斜坡上。

“天赐,刚才与你坐在人力车上的那个人是谁,我怎么不认识?”薛静曼问天赐道。“是我的养父。”天赐道。“噢,原来是他。”薛静曼道,“你们两个坐在人力车上,看起来的确像是一对父女啊。”听薛静曼如此说道,天赐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和养父阿清一起逛街的情景,似乎要以此来印证薛静曼的话。

当天,天赐在老师薛静曼那里待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淡下来,方才意识到自己还要回家,她连忙走出宿舍来到外面堆满积雪的空地上,感受到漆黑的夜色中迎面刮来的刺骨的冷风,这还是她第一次在外面待到这么晚仍未回家。薛静曼看着她茫然失措的样子,隐约猜到她是在为自己回家的事感到忧虑,便劝她道:“今晚就不要回家了,和我一起住吧。”天赐犹豫地转过身回到薛静曼的宿舍,显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她在内心里正因为养父的缘故感到有些不安,无法确定养父知道自己在外留宿会有怎样的感受。

第二天一大早,天赐便告别老师薛静曼,独自沿着雪迹斑驳的斜坡往家走去。初春的寒风在她脸颊上增添一抹鲜艳的红润,使她本已娇媚的脸颊显得更加迷人。一缕缕金光铺满了整个原野,天赐行走在覆盖着雪花的原野里,心里不禁感到一丝淡淡的愉悦。

天赐一宿未归令阿清担忧不已,为此他狠狠地自责起来,觉得自己做事毫无头脑,不该将天赐一人留在外面。在他心里似乎已经确信天赐再也不会回到自己身边。为了等天赐回来,整夜都未成眠。第二天肿着两眼站在阳台上一刻不停地向远处张望着。当天赐的身影在山丘上渐渐变得清晰,从泥泞而松软的田间寂寥而轻快地走来时,阿清看着她娇媚而从容的脸色,内心的焦虑和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不禁长长哀叹了一声。

天赐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沾满潮湿泥土的鞋子脱下来,无意间发现了梳妆台上放着一只精美的枣红色小木盒子。她好奇地将木盒子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只晶莹闪烁的发卡。她想起了昨天养父说要送她一只发卡的话,一边兴奋地尝试着将发卡戴在额前的一绺秀发上。

吃晚饭时,阿清一眼便注意到天赐佩戴发卡的额前秀发,看着那只精美的发卡在她秀发上闪烁着细碎的光芒,使她更加艳丽,内心顿然产生无限的喜悦和满足。天赐对着阿清会心一笑并流露出感激之情。阿清猛然间察觉到她与若芬容貌的相似,这样的发现使得他再也不能静下心来吃饭,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异乎寻常。

夜晚,阿清借着稀疏的月光来到荒芜的庭院散步,庭院里遍是残雪的痕迹,融化后再度凝固的冰雪使得夜晚变得更加萧瑟寒冷。他冒着寒气久久徘徊于庭院的幽深处,内心无法平息的波澜令他不由得发出哀叹之声。

就在暗自感伤之时,他看到天赐亦在独自散步,透过暗淡的月光他隐约感知到她那流露出单纯和喜悦的神情,多么可爱的人儿啊!阿清由衷地感叹道。他没有惊扰天赐,在她发现之前便悄然无声地离开了庭院。

他回到书房,重新审视着书桌上若芬的照片,愈是用心,愈是觉得她们母女之间的相像,从里到外宛如一个人。这样的发现所产生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承受力,他的整颗心都为之乱了起来,内心的忧郁一刻胜过一刻。

.....

一日,阿清看着窗外石榴树叶闪烁着阳光,觉察到春天真的到来了,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禁萌生出郊外踏青的念头。

于是,他换上轻便单薄的春装,怀着愉悦的心情走出了庭院。和煦的春风拂面而来,一望无垠的山丘上泛满了初春新鲜的绿意,他不停地向远处的山丘走去。翻过山丘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宽阔的河流,不少人在河边的公园里游玩。

后来,阿清躺在河堤一片暖烘烘的荒草地上休息,欣赏着远处迷人的风景。不一会儿,便在暖阳的照耀下泛起了困意。这时,他感到一片阴影笼罩在自己头上,睁眼看到薛静曼正手拿一柄遮阳伞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伞的阴影恰好笼罩在自己身上,他清醒了过来,从草地上站起身,以疑惑的眼神望着薛静曼。

“难道您不认识我了,我们还有过一面之缘呢?”薛静曼道。阿清看着薛静